



【有所思】

那年国庆节,白衬衣与黑皮鞋

□雪樱

在我有限的记忆里,国庆节属于金色,不是绘画长卷上的金黄颜料,而是滚滚涌动的金色麦浪,一眼望过去,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,溅起喧哗的浪花,一起一伏之间,吞吐出沁脾的馨香。

我对白衬衣有种根深蒂固的偏爱,源自它承载的仪式感。1998年,我上小学六年级。9月份刚开学不久,学校里就紧锣密鼓筹备庆祝国庆节文艺节目汇演,让每个年级和社团报送节目。压轴节目是我所在的校合唱队集体歌唱《今天是你的生日》《歌唱祖国》。那段时间,每天下午放学后集合排练节目,从男、女声部划分,到队形、动作、表情,排练得一丝不苟。几天后,老师下通知让准备演出服装,男女统一白衬衣、黑皮鞋,女生穿蓝色校服裙子,男生穿黑色裤子,还要戴红色领结。

那个周末,放学回家,一上楼我就听到父亲说话的洪亮嗓门,一个箭步便跨进了家门。眼睛盯着桌上的猪蹄、凤爪和糖炒栗子,我顾不上摘下书包,忍不住伸手捏起个栗子。栗子热乎,一捏就开,金黄的栗仁又甜又面,一口气吃完三个,我才想起来问父亲为啥这么早回来。“过节酒店里忙,明早就坐长途车赶回去。”听完后一句,我有些失落。我把老师让准备服装的事说了,父亲当即答道:“别人有,咱也有,买就是了。”第二天一大早,他延后返程,骑着自行车带我直奔华联商厦。平时周末和小伙伴们去华联都是闲逛,这次给自己买衣服,我竟有些手足无措。好看的和喜欢的,价格都不便宜。进退两难之时,导购员走过来,见我个子高,皮肤白,推荐了一款带花边的时尚衬衣,蕾丝边、娃娃领,手腕处绣有小花,试穿后既合身又大方,洋气得很。对着镜子,我踌躇良久,手心里直攥出了汗。父亲站在一旁,似乎窥见我的心思,他穿过一排排整齐的衣架,径直走向收银台,单薄的背影,在灼灼的灯光拂照下拓印下一抹光晕。

“挣钱就是用来花的,花了再挣!回家别给你妈说就行!”那是父母下岗的第三年,日子过得,很俭省。父亲在外打工拼命赚钱,经常几个月才回家一趟。他买回什么东西,在母亲面前习惯少说一些价钱。时间久了,母亲也心照不宣。那件美丽的白衬衣,顶家中大半个月的伙食费,却在我的生命里植入一份小女孩的美丽与自信。

去大礼堂彩排那天,我就迫不及待地穿上了新衬衣,站在合唱队伍第一排,被同学羡慕的目光包围,我是说不出的骄傲。然而,我的黑皮鞋被老师点了名。那双鞋子是母亲的,以为穿在脚上并不显眼,凑合一回。晚上回家,我冲母亲大发脾气,把作业本摞在一旁,想着想着,泪水无声地流淌。母亲转身出了门,回来时已经是22点多,手里拎着一个长方形的鞋盒子。她从盒子里掏出两只女式尖头皮鞋,蹲下身来给我一一穿上,我站在原地,一时间不会走路了。这双鞋明显没怎么穿过,第一眼看上去像是两只小船,再打量觉得有些可爱。

事后我才知道,那双黑皮鞋是同班同学也是

大院邻居芳芳的姥姥的。芳芳个子矮,皮鞋的码数也小,穿上她妈妈的低跟黑皮鞋,走路左右晃动,用她的话说,幸亏只穿半天,要是穿一天还不知会摔多少跤呢!她姥姥是大学教授,穿衣打扮比女儿还时髦,我穿上她的皮鞋不大不小,就是有些别扭。实际上,彩排那天,同学们穿的黑皮鞋也是五花八门,有黑运动鞋、黑休闲鞋,甚至不少男生穿来的是父亲的圆头皮鞋,黑鞋油打得锃亮,却有股臭味,看上去有点滑稽。

那年国庆节放三天假,放假前一天的下午学校举行文艺汇演联欢会。中午提前一节课放学,回家扒拉几口饭,我们前往大礼堂化妆,最后一遍走台。临出门前我给母亲要了5块钱,衬衣没有口袋,我就把钱折叠成四方块,塞到裙子吊带的夹缝里,计划着演出结束后买盒冰淇淋吃。花边白衬衣、蓝色校服裙,搭配白色长筒袜和黑皮鞋,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,长大后回忆起来,那不管于童年时代的精神底片。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穿校服裙子,裙子洗得几近发白,且上身后有些紧绷,这套三年级时做的裙装已经盛不下如花蕾般膨胀的身体。不得不说,国庆是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精神时刻,当你站到舞台中央,张口歌唱,内心深处瞬间点燃了一团火焰,向上、炽烈、滚烫,发出耀眼的光芒。被点燃的火焰,把身体烘暖,使人处于一种激越的情感中不能自拔。所有人发出的光汇成一条银光闪闪的蜿蜒绸带,舞台变成了沸腾的海洋,每一朵动人的浪花都是爱的雕刻,回映着这片土地的召唤。

那一刻我顿悟:爱国的表达,不都是伟大的叙事,更多的是小小浪花对海洋的感恩。正如歌词中所唱的,白鸽、金穗、橄榄叶,寓意和平、富足与安宁,攀援歌声的天梯,美好的祝福送达远方。

文艺汇演结束,我们列队离开的时候,礼堂地板上传出的脚步声密如急雨,乱了节奏,特别是那些穿着父亲的黑皮鞋的男同学,翘翘翘起,脸上的腮红褪了,惹得女同学笑得前仰后合。走出礼堂大门,我下意识摸了下裙子吊带,“坏了,钱没有了!”我急出了一身汗,扭头跑回去找,很多人正在撤台清场。找完座椅,找后台,跳上舞台来回巡视一圈,最终无果而返。冰淇淋泡汤了,刚才的兴奋劲儿一扫而光。快到家时,大院门口的摊位前人头攒动,有的称瓜子、花生、芝麻糖,有的等着现做糖葫芦,还有老手艺人扎气球、捏泥人、套圈圈、变魔术,我钻进人群里围观,过了把瘾。

那年的国庆节,没有逛街、聚餐、看电影,去趟金牛公园都是件极满足的事。我和女同学相约去书店买书,中途逛了老东门。护城河边上,每人举着一串蜜薯,吃得满心欢喜,一直甜到心里。

后来,芳芳出国读书,毕业后在那里定居、结婚,前些年她生了二胎。也许,她早已忘记了那年国庆文艺汇演的白衬衣与黑皮鞋,忘记了那个夜晚好多同学四处借黑皮鞋的尴尬事,但是,伴随年龄的增长,记忆的倒影总有一天会上门来,把童年的斑驳往事一点一点点亮。

(本文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,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济南市政协委员)

【浮世绘】

把表弟家的“秋天”带回家

□孙晓明

我特别喜欢秋天的味道,那是大地丰收成熟的味道。徜徉在秋日的田间或山野间,高高的天、淡淡的云,深深嗅一下秋的味道,你会闻到玉米秸、豆秸发出的清香,生姜、花生、地瓜特有的“土腥气”味道,花椒的诱人芳香,板栗、苹果、柿子在暖洋洋的阳光下生发出的阵阵甜香味。

前两天,我给患阿尔茨海默病、已经不能行走的母亲喂饭,其中有弟弟炖的茄子。我问母亲:你还记得以前你给我们爷仨炖的茄子吗?母亲没有反应。那些年,熬过了炎热的酷暑,迎来秋风凉,母亲经常头戴毛巾,钻进厨房,烙葱油饼、炖茄子、麻汁拌蒜,这秋日里的“老三样”饭食,也是我和父亲、弟弟去游泳前的“壮行饭”。看似稀松平常的菜,真的就是吃不够,以至于我结婚生子后时常想念母亲炖茄子的味道。

我印象最深的一顿秋日饭食,是那年秋天来到扶贫点帮忙销售苹果,去的是泰山山脉东北的下港乡八亩地村。秋天,山里的苹果熟了,还是儿时记忆中的金帅、红玉、红星、小国光一些老品种,装满了散发着草香的柳条筐,支部徐书记家院里的小桌上还摆满了山楂、栗子、核桃,一派秋日丰收的场景。徐书记热情好客,一定留我们到他家吃午饭。秋天的农家饭真有个性,炒一盘山鸡蛋,炖一只自家的“跑山鸡”,炸一盘从家旁边小溪中捉来的“小窜条”,加上一摞刚摊出来的煎饼,还有用野韭菜酿的韭菜酱,吃得那个香,以至于多少年后,我都念念不忘秋天山中的农家饭。

还有一顿最难忘的秋天饭食,是在莱芜雪野水库旁的表弟家吃的。每年国庆假期,我们全家和舅舅一家人总要驱车来到莱芜雪野东暖村的表弟家,表弟一家总会早早地在路口迎接。

表弟是我二姨唯一的儿子。二姨上世纪60年代末嫁到莱芜雪野东暖这个穷山村,一呆就是50年。青石垒成的老屋现在还在,黑乎乎、矮乎乎的。姨父那时是建筑合同工,在泰安402前身(建筑公司)当泥水工,他和二姨谈恋爱,把本是非农业户口的二姨迁到了偏远的莱芜山村,当时在亲戚当中算是爆炸性新闻,以至于姥姥因“生气”和二姨一家主动的次数屈指可数。

姨父多数时候在泰安施工,他和二姨1969年生下表弟,因在泰安出生,便给儿子取小名叫“泰城”。姨父是个热心实在的厚道人,经常给我们家添置些家什,如菜板、小板凳、菜刀之类,那个年月真是管用。每次姨父来家里,母亲都要端上拿手菜——炸椿芽、咸鸡蛋、花生米、炖茄子老四样,请姨父喝几盅。姨父黑

瘦,戴着泛白的蓝色帽子,满口菜羌腔,吃馒头时腮帮子撑得鼓鼓的,我和弟弟至今还记得他那时的样子。

姨父好交朋友,喝酒过多,以至于喝坏了身体,五十岁出头就离开了人世。表弟泰城从小顽皮,性子颇随姨父,热情、爽快、真诚,圆通的红中透黑的脸庞,透着憨厚实在劲儿。特殊的家境,也促使表弟渐渐成为一家子

的“顶梁柱”。表弟家地处雪野水库坝底,原先穷得叮当响,近些年日子越过越好。表弟媳妇很勤快,地里种着姜,山岭上栽种花椒树、地膜花生,这些年还养了四五十只波尔山羊,又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表弟赚钱的门路多得很,干过水库中挖沙,15年前每天就能进账百十元。他还下网打过鱼,捞过虾。没过多久他去莱城干起了建筑钢筋工,工钱一日一结,收入稳定且不少,表弟很是知足快活。这些年,随着雪野旅游业兴起,他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。

表弟家的房子原在村北头,他和别人调换了承包地,在村南岭上的承包地盖起了简易房,养羊、养鸡,全家就住在这里,屋子还做了保温,安上了空调。表弟说,过一阵他要盖别墅,把院子整好,周围是果树,还要建标准化无污染羊圈。到那时,可就大不一样了。

每次假期我们计划去表弟家,他听说我们要去,好几天前就开始准备。秋日的乡村家宴,指定要杀羊,用柴火炉子炖上大半天,还要炖一锅雪野湖的大鱼头和一锅柴鸡。表弟一家一个劲儿地让吃让喝,我们说,人又不多,以后就别杀羊了。表弟总是爽快地说:没事,狠吃!咱家哪有。

现在的农村成了城里人向往的地方,我们一大家子去表弟家,亲身体会去岭上拔花生、摘山楂的乐趣。临走时,表弟恋恋不舍,还要送给每家一份花生、花椒、大蒜、生姜,还有十几斤重的大南瓜,真是把表弟家的“秋天”带回来了。

现在想想,过去表弟和家人一年都来不了泰安一次,路途较远,交通不便,更重要的是家境不殷实。我们也很少来表弟家。这些年,每到秋季,舅舅就念叨着要组织一大家子奔向雪野水库,和表弟一家团圆,亲情浓浓,野趣十足。

秋日的乡间原野,一派金色丰收景象,岭上的山楂红透落地,花椒散发出特有的香气,田埂上的翠绿葫芦样子乖巧可爱,硕大的南瓜慵懒地躺在地上,顺手拔起的落花生、红黄的姜芽子,散落一地清香。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,抬眼望,天高云淡,好一幅秋日画卷。

(本文为山东泰安人,中国粮食行业协会、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理事)